

1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世界经济形势与经济危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一)

世界经济形势与经济危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时 事 出 版 社

1983年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一)
世界经济形势与经济危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时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字数: 118,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600
统一书号: 4225·009 社科新书目: 93—64
定价: 0.66元

编 者 的 话

为了向我国研究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人员，以及对这方面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有关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问题的参考资料，我们选编了《现代国际关系译丛》，由时事出版社不定期出版。

（一）本辑题为《世界经济形势与经济危机》，主要汇集了一九八二年以来外国知名的政治与经济学者发表的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文章，内容包括世界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等。所选文章的作者持有各种观点，有一定代表性。

（二）本辑所选文章，翻译时除个别字句有所删节和个别文章略去少量无关紧要的段落外，一般均保持原样，未作改动。

（三）作为《现代国际关系译丛》，今后将围绕着有关当前国际关系、战略形势、政治与经济重大事件，分为不同专题，陆续编选出版。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也欢迎向我们推荐一些重要文章。来信与投稿请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译丛》编辑组。

1983年7月

目 录

世界经济决定我们的命运.....	
.....	〔联邦德国〕 赫尔穆特·施密特 (1)
拯救世界经济.....	〔美〕 亨利·基辛格 (34)
恢复世界经济的繁荣.....	〔美〕 乔治·舒尔茨 (47)
威廉斯堡会议与世界经济复苏.....	
.....	〔法〕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58)
需要一项全球性战略.....	〔美〕 C·弗里德·伯格斯坦 罗伦斯·R·克莱恩 (71)
弱国的力量.....	〔英〕 丹尼斯·希利 (80)
世界经济萧条的新特点.....	〔日〕 吉富胜 (84)
里根经济学的失败及其解救之道... 〔美〕 约翰·威尔逊 (94)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危机的某些特点.....	〔苏〕 Л·格里戈里耶夫 (104)
结束语.....	〔苏〕 弗·马尔蒂诺夫 (111)
世界经济四大病状.....	〔新加坡〕 吴庆瑞 (123)
一九二九年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	
.....	〔美〕 瓦尔特·S·萨兰特 (127)

世界经济决定我们的命运

——现在亟需的是美国的领导

赫尔穆特·施密特*

联邦德国《时代》周报按语：汉堡克贝尔基金会邀请赫尔穆特·施密特起草一份怎样才能避免一次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的计划。施密特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目前的一些想法。写作此文时，前联邦财长曼弗雷德·拉恩施泰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此文在德国由《时代》周报独家发表，同时发表此文的还有伦敦《经济学家》周刊、巴黎《世界报》、东京《日本经济新闻》日报和米兰《全景》周刊。

自波恩的权力更迭以来，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第一次发表讲话——不是作为党的政治家，而是作为世界经济专家讲话。

九年前，第一次石油价格暴涨之后不久，我就在《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仍然存在……这种想法，即世界经济已进入一个特别不稳定的阶段，它未来的发展完全捉摸不定。它可能带来稳定，但同样更有可能带来不稳定、分崩离析、闭关锁国和追求自给自足。”

那时同今天一样，面临的问题是：各国是试图合作解决它们

* 赫尔穆特·施密特，著名经济学家，前联邦德国总理，现任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三边委员会成员。

的共同问题呢（这仿佛在一起玩牌，人人都将成为赢家），还是走向对抗（这样，玩的就是一局大家都要输掉的牌了）？

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似乎所有各方仍能同时成为赢家：包括工业国家、门槛国家、产油国，甚至发展中国家中的非产油国。最晚自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〇年第二次石油价格暴涨以来，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自那以后，我们陷入了一场深刻的世界经济的衰退之中，也是三十年代以来最深刻的衰退之中。如果形势发展良好，历史学家们将把这几年描写成“大停滞”。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时期出现的征兆作了错误的理解，并继续撒手不管，那么，我们的子孙将把这几年同三十年代的灾难相比拟。他们将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怀疑，而且有可能在一些国家里——象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发生过的那样——抛弃这个制度。

没有人会否认世界经济病情严重。但是，它还没有病入膏肓。因为：我们的问题是由人造成的，也能由人来解决。其中包括各国政府负起他们的责任来。我们不能过于迷信市场的那只无形之手，以致“根本不愿利用明确的政策这只有形之手”（约瑟夫·克拉夫特语）。不能把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市场本身的疗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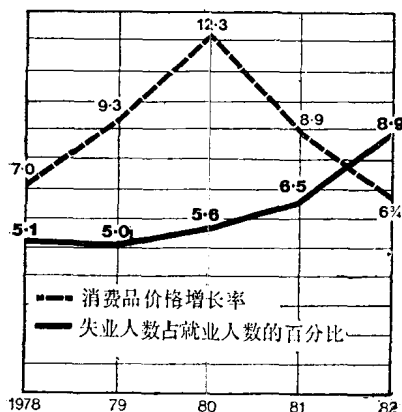
我担任政府首脑时，曾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两种极端之间追求一条中间道路。当然，我们没有能够阻止住德国经济在第二次石油价格暴涨之后也日益陷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旋涡中去。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世界经济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只能共同来驾驭它。所以，十年前我们就已成立了“贤人团”（Library Group），这是财政部长们的一种非正式会晤形式。其后不久，又创立了世界经济首脑会议制度。

今天，各国政府显得就象瘫痪了一样。失业者和饥民们个人束手无策，而执政者们又无力在政治上作出决断。我们这个制度面临的威胁正与日俱增。这个制度曾给我们带来了不论是我们的

祖辈，我们的父辈，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敢梦想过的世界社会总产值。

一、一场萧条的风险

图表 1
1978—1982年西方七国的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世界经合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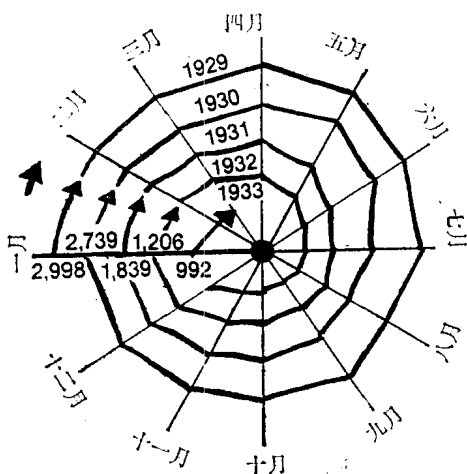
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西方工业国有3200多万人失业（见图表1）。即使工业国家的实际增长率重新达到3%，失业在今后几年内也不会减少。如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继续其目前的经济政策，那么失业肯定将继续增加。事实上，世界生产正在萎缩。世界贸易一九八〇年停滞不前，自一九八一年以后开始下降（见图表2）。开工率极低，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减少。一九八二年，世界范围的企业破产

数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不得不在底特律设置施舍棚的时候，那里已是一片萧条景象了。

尽管名义利息明显下降，但是实际利息（见图表3）仍然极高。去年，在一些工业国家，实际利息甚至继续上升。今天，世界的实际利息是一九八一年平均数的两倍。

最重要的货币的汇率（见图表4）完全失去了控制。实际利息高和汇率急剧波动这两者使贸易很不保险，促使投资者畏缩不前。

发展中国家许多原料的实际价格处于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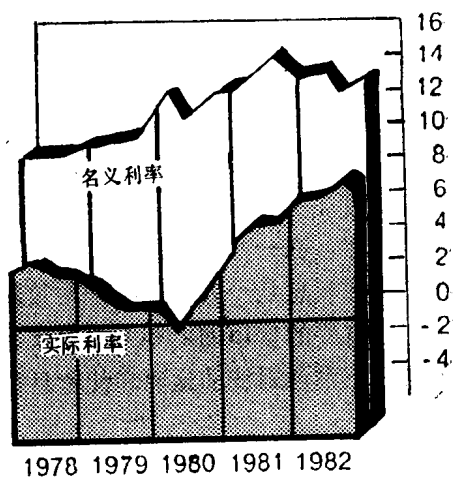


图表 2
世界贸易的衰退
三十年代初

1929年1月—1933年3月，七十五个国家的月进口额（按百万金本位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C. P. 金德勒贝尔格《1929—39的世界萧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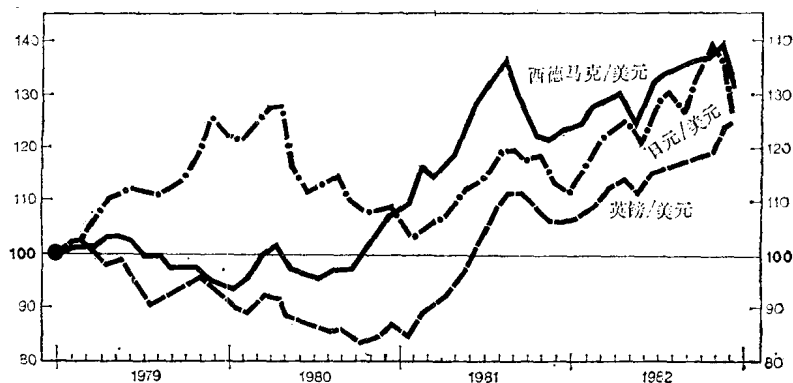
图表 3
1978—1982年西方七国的长期利率



资料来源：世界经合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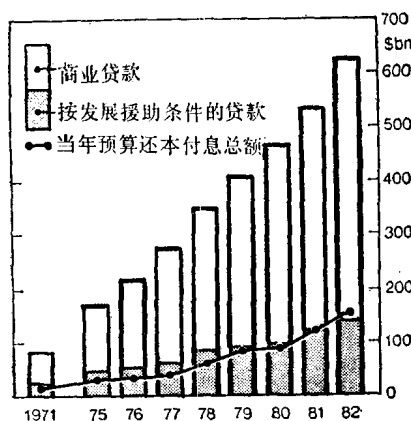
图表 4

1979—1982年美元增值情况 (78年底为100)



图表 5

1971—1982年发展中国家
外债和偿还债务的情况
(计算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 世界经合组织

发展中国家用它们赚回的钱所能买到的东西比过去少得多。原料价格低廉、原油价格昂贵和利息过高已导致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经常性项目极度恶化。它们一九八二年的赤字仍是一九七八年的三倍: 一九七八年, 发展中国家中的非产油国国际收支的经常性项目赤字总计 230 亿美元。到一九八一年, 就上升到 730 亿美元了, 一九八二年只略有下降。

所以,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 (见图表 5) 一九八二年

已增加到6,000多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商业贷款。世界经济衰退再持续一年，可能会将发展中国家带进一种灾难性的境地中去（这可能对那些提供贷款的银行带来糟糕的后果）。

这次衰退并没有放过那些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的国家。一九七九年以来，西方工业国家的石油消费已减少了约15%，这也是由于采取了节能措施的缘故。因为没有参加卡特尔的石油生产国在过去三年中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一九七九年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开采量——在市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几乎减少了一半。34美元一桶的官方油价现在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

就是经互会国家由计划调节的共产主义经济也遭到衰退的沉重打击。在那里，人们老是认为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一个问题。结果，它们的计划指标远远没有完成。从一九八一年以来，东西方贸易增长率明显放慢。共产党国家的外债截至一九八一年已急剧增加；打那以后西方银行实际上已不再向它们提供新的贷款了。

有一系列国家——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东方集团国家——它们的财政情况同那些需要整顿的企业很相似，这一事实促使商业银行减少发放新的贷款。这就出现了债务国还不起债，单方面宣布延期偿付的情况，以致最后出现了喧嚣一时的、其结局无法预见的重新安排偿付条件的情况。

向病态国家的出口受到限制，打击了健康国家的就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企图通过出口补贴和设立市场壁垒来减轻它们的困难。贸易保护主义正在蔓延开来。它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驱向毁灭的边缘。因为：“市场就如降落伞，只有打开时才能起作用”。

我住在一个港口城市。造船和海运方面的变化对世界经济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金融时报》估计，虽然报废的船的吨位空前之高，但是闲置的船的吨位仍占世界吨位的12%。货运率急

剧下降，不论是在油轮市场，还是在定期和非定期海运市场，都没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因为所有国家的政府在议会的压力下都在继续补贴造船业，新竣工的船的吨位仍比旧的报废的吨位为多。银行界和船主们的处境都很艰难。

目前形势中唯一的一线希望，同时也算得是一个机会的，是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国家已得到控制，通货膨胀趋势也已明显被抑制住，如果不是已被制服的话。当然，刹车留下的痕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

七十年代货币急剧贬值标志着世界经济衰退的开始。货币贬值有着复杂的原因。原因之一是，美元贬值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这个体系在战后曾经起过非常有益的作用，它曾保持了汇率的稳定，并迫使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要根据美元价值来调整它们的政策，国际贸易、国际信贷业务和国际投资也都能按固定汇率开展活动。

临近六十年代末，由于拒绝及时调整这种固定的汇率和为越南战争筹措资金，使这一体系的所有参加国的中央银行受到强大压力，被迫进行干预。因为美国当时不想动用或者说是不能动用其黄金储备进行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便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间逐步崩溃了。美元迅速贬值，贬值幅度之大从基本价值关系的观点来看，达到了绝对不合理的程度。

于是，几乎世界上的所有货币都摆脱了约束，无须再同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关系，这同时也就使各国政府摆脱了约束，无须再根据自己的国际收支调整其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许多国家的政府可以实行庞大的预算赤字了，并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就是印钞票）为其预算赤字筹措资金。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趋势持续

上升。这就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爆炸式地实行提价铺平了道路。迅速发明的使石油美元再周转的机制又为其它方面打开了通道。当时看来是轻而易举地就用短期投放的石油剩余美元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欧洲美元市场和一个前所未闻的国际债务。

实际上，工业国家真正为石油提价付的钱只占它的一小部分；大头则压在了贸易条件极度恶化的发展中国家的肩上。但是，在此期间，庞大的国际债务和面临破产威胁的灾难已波及到了工业国家的商业银行。

对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的第二次石油涨价的冲击，再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这有重要的心理的和政治的原因：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这是有道理的——害怕通货膨胀了，它们采取了货币紧缩措施，而且走得更快太远。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就采取紧缩预算的措施了。一些国家在通货膨胀的七十年代，有的甚至在六十年代，就在大力推行由国家为福利要求提供资金的做法，其程度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和税收进项所能长期负担的能力。在许多国家里还搞了灾难性的社会福利指数化^①（而工资指数化是给通货膨胀加温加热，推动它继续上升）。

与此同时，各国议会和政府也开始对本国的农业和大的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发达的国民经济丧失了它很大一部分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过于野心勃勃的发展目标和工业化目标，其中的许多目标在七十年代的进程中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固定汇率崩溃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全

① 指数化 (Die Indexetierung)：这是在通货膨胀严重情况下，按反映通货膨胀率的某项指数来调整工资、价格、利息及租金的办法。例如，银行存款或者债券的利息原定为 6% 而一年间的通货膨胀率为 20%，则存户或债券持有人全年应得的利息随之调整为 $6\% + 20\% = 26\%$ 。

球性的通货膨胀。随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接踵而来的则是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逆转。甚至在欧洲共同体内部，这个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就在全世界日益吃香的原则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这就是：把目光短浅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屈服于压力集团的国家经济政策置于国际合作之上。

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大的，即世界经济在本世纪内有可能第二次滑到一场旷日持久的萧条之中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也许是正确的，他说：“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否则我们将一个个地灭亡。”

三、应该做什么

如果各国政府不协力合作，那么，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重蹈三十年代的覆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过份紧缩、货币竞相贬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信贷的链条发生断裂和银行制度遭到破坏。“照说，人们绝不应该在一生中重干同样的蠢事，因为选择的余地是如此之大”（伯特兰·罗素语）。在紧急时刻不许可我们在几件蠢事中进行挑选；局势太严重了，不能这样做。但是，各国政府也有难处，因为他们要遇到社会和议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只有在各国政府有了共同约定的情况下，每个单个的政府才能有希望顶住这种压力。现在是各国政府共同在经济政策上采取攻势的时候了，如果它们想对失业尽到它们的责任的话。

没有什么特效药方，能使失业在一夜之间消失。谁曾抱过这样的幻想，那么，他也该从美国和英国的衰退经验中受到了教育。毋宁说，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目标在现在就必须确定。西方工业国家必须担负起领导责任，美国必须站在最前面。

问题在于密切协调最主要的国家之间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步

骤。不言而喻，这些步骤必须既包括稳定需求的措施，也包括改善投资活动的措施。这些措施会因国而异，但是，它们必须是协调一致的和一环套一环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让一些很适合国情的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转向其反面。

不久前，亨利·基辛格已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如不采取这样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将会出现的风险，他说：“如果西方人民对各国民主政府掌握其经济命运的能力丧失信心，那么，这场经济危机就可能变成西方民主的一次危机。”

四、什么是必要的

第一，必须消除由于今天推行的货币、财政、汇率和贸易政策，以及最近国际信贷无安全保险的情况对世界经济产生的萎缩性影响。在这方面，降低实际利率的必要性居于首位。否则，肯定将陷入世界性萧条中去。

第二，需求政策上的冒进和不加控制地创造国际流动资金，在短期内只会使问题恶化。这恐怕是回到世界性通货膨胀的道路。

第三，我们必须走一条中间道路。总的说，必须在工业国的经济政策中，重新引进能阻止世界经济进一步萎缩、并为一次持久的扩张提供刺激的那些扩张性因素。这必须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的密切配合才能出现，而这些政策本身又必须得到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和国际信贷政策的侧面支持。

第四，必须要在各主要工业国之间协调它们的混合体政策^①。在这方面，由于情况不同，各个国家的活动余地差别很大。这种活动余地可以随着协调行动的进展而扩大。在这些国家之间的协调过程中，国家利益和国际需要必须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① 混合体政策 (Policy-mix)：亦有译作“政策搭配”的。这是西方一派经济学家开的经济政策药方，其内容是将各种经济政策措施结合在一起执行。

第五，各个国家为使其国民经济适应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正在进行的调整工作，不允许阻碍其发展。同样，为克服结构上的错误发展正在进行的过程，也不允许中断。这个原则对预算结构、社会福利结构、国家补贴结构，以及对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的结构改革都是适用的，对进一步加强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也是适用的，同样也适用于为便于职工实现足够的财产构成^①和企业实行足够的自有资本构成已经采取的步骤。

第六，为制止危机向尖锐化发展，世界金融体系需要各国政府、各中央银行、各银行监督机构和各私人信贷银行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有力得多的体制化的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必须大大加强——不仅在它们提供资金方面，而且在它们监督并影响债务国和债权国国家经济政策的能力方面都要加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应是稳定汇率。向负债国提供新贷款必须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参加——不仅对它们的金融安排方面，而且对债务国的国家经济政策方面都要附加以条件。维持世界金融体系的职能，是符合债务国的利益的，同样也是符合债权国的利益的。

第七，公共发展援助必须切实加强，而绝不允许继续削减。各商业银行也必须继续准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贷款。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得到恢复，工业国家经济的复苏乃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八，一九八三年，必须在反对日益滋长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明显的初步成果。至少七国要承担有约束力的义务，保证在今后二十四个月内不相互、也不对第三者采取进一步的限制贸易的措施。

^① 财产构成 (Die Vermögensbildung)：西方某些国家如联邦德国，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并为企业开辟资本来源，用提供税收优待和奖金的办法，鼓励职工通过长期储蓄获得住宅或所在企业股票等资产，它们把这称为财产构成。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求企业从盈利中拨出一笔钱来为职工提供特别捐款，但都是专款专用，附有明确条件。

此外，同石油出口盈余国商谈它们未来不仅在石油供应，而且在世界信贷关系中的作用，并同它们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石油盈余国家应该追求它们的合法的国家利益。但是，国家利益和国际需要居于同等地位这条原则无疑对它们也是适用的。不能因为在坎昆和其它场合遭受了挫折，就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当工业世界的政府首脑们举行最高级会谈时，他们也应注意随后要同最主要的石油国家举行最高级会谈。

五、不同的国家可作不同的贡献

只要实际利率仍旧极高，就不会出现世界经济的持续高涨。如果一家企业作为存款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得到的利息要比它进行资本投资可望赚到的钱还要多的话，那么，这将威胁整个制度。从长远来看，重新分配金钱和财产的所有权如同重新分配收入权一样，都不会使经济有什么增长，使工作岗位有什么增加。在世界利息水平作必要的降低的问题上，仅以美国在世界上的份量而论，领导这个角色非它莫属。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会生产总值中美国占了大约40%，世界上所有官方外汇的大约三分之二都是用美元储备的，欧洲市场上贷款的大约四分之三是用美元进行的，并且用的是美国利率。

一项极端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一项庞大赤字的财政政策结合在一起引起了美国经济的深刻衰退。极高的利息和定值过高的美元是其后果。在货币政策上进行急刹车的同时，大幅度地降低税收，急剧增加国防开支，试图在这样的条件下使预算平衡，这就像要把一个圆形变成方形一样，从一开始就是白费劲。美国本预算年度的赤字目前预计将达2,000多亿美元。

这些政策的有害影响通过世界经济的反馈作用更大大加强。